

编号 645

[韩]李正明 著
游芯歆 译

The
Investigation

Lee Jung-Myung

The Investigation

Lee Jung-Myung

游
芯
歆
译

〔韩〕李正明 著

编号
645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号 645 / (韩) 李正明著 ; 游芯歆译 .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5.2
ISBN 978-7-5404-7021-0

I. ①编… II. ①李… ②游… III. ①长篇小说 - 韩国 - 现代 IV. ①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076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 18-2014-197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 外国文学

The Investigation

© 2012 by Lee Jung-My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EunHaeng NaMu Publishing C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Seoul and Barbara J. Zitwer Agency, New York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编号 645

作 者 : [韩] 李正明

译 者 : 游芯歆

出 版 人 : 刘清华

责任编辑 :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 蔡明菲 潘 良

策划编辑 : 马冬冬

特约编辑 : 苗方琴

版权支持 : 辛 艳

版式设计 : 崔振江

封面设计 : 捷计室 SARTORI Workshop

出版发行 :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 410014)

网 址 : www.hnwy.net

印 刷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320 千字

印 张 : 13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04-7021-0

定 价 : 36.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 010-84409925)

联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检察科 之美空军飞行员失踪事件调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进驻日本的联军最高司令部，针对非人道的日军在战争中的犯罪行为开始调查真相，并搜集相关资料。因日军彻底且有组织地大规模销毁、隐匿和伪造诸多证据，致使调查工作陷入困境。日军在宣告投降的同时，包括大本营在内的日本全境陆、海、空三军部队，以及宪兵队、秘密警察、监狱等重要机构的命令文书与会议记录数据等公文，全都被一一销毁，连重要人物的信件与日记也付之一炬。甚至为了干扰联军检察官的调查，还进行了资料造假和文书伪造工作。

联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检察科正着手调查，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迫降在福冈地区的美空军 B29 战斗机，包括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在内的机上十一名美军俘虏的生死行踪。由于所有相关文书均被销毁，而日军的报告称连一名美军俘虏都没有。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调查因而触礁。但审讯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真相也开始一点点地浮出水面。调查人员得到了被监禁的下级战犯的日记或便条，更因为他们的证言和执笔的文书，为日军战犯的暴行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历时数月的艰苦追踪之后，调查小组终于发现了日军对 B29 飞行员与机组成员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联军最高司令部决定，把大部分记录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全部列为极机密文件。

前言

逝者如萤飞舞

活着可以毫无理由，但死亡必须有个明确的依据。这不是为了证明死亡本身，而是为了幸存者的生活。十九岁那年的冬天，我发现了事件的真相，也成就了现在的我。

战争的那段时间，如掀起沙尘的风一般从我身旁掠过。在精神的耗损与衰竭中，我逐渐成长。成长，应该是一件理当受到祝福的事情，代表了肉体的发育、知识的扩展、经验的积累……但对我来说，成长只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而已。如今的我，再也回不去往日的我——从不知人间险恶的我，从不知人性卑劣的我，从不知一行文字所持有之力量的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战争结束了。被监禁的人全都被释放出来，但我仍在监狱里。如果说哪里不同了，那就是，原本在铁窗外的我走进了铁窗里，原本穿着的褐色看守服换成了红色囚衣。在囚衣胸口处，印着一个显眼的黑色号码——D29745。

我身陷囚笼，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关在铁窗里，我只能猜测。在我未知的时间里，一件我所不知的大事横扫过我的命运。曾经在战争期间担任过福冈监狱看守部看守兵的我，在战争结束后，被进驻的美军归类为下级战犯，关在我看守过的牢房里。这个由高高的砖墙、尖锐的铁丝网、牢固的铁窗和一间间砖房组成的巨大怪物，不知吞噬过多少人的灵魂。我的灵魂，也将被这个怪物所吞噬。

明亮的阳光射入，落在黝黑的地板上，这是一片有无数的鲜血、脓汁、叹息与呻吟渗入的木地板。我张开手，试图在形如一张四方形纸的光影里写下些什么。我才十九岁的灵魂，是否还新鲜呢？一定是的。我的肌肉还很结实，我的皮肤还很光滑，我的鲜血如刚酿的葡萄酒一般红艳。但我的眼睛看到了太多残酷的现实，仿佛一个结着肮脏眼屎的七旬老人的眼睛。

根据美军法起诉的罪名，我涉嫌虐待俘虏。对一个在战争期间任职于监狱的看守兵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罪名。我不敢说自己无罪，或许有时候我是故意虐待囚犯，有时候则是不自觉的。或许我也曾经大吼着对囚犯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因此，这是我必须承担的罪名。然而，在我身上，还有一项美军检察官不曾起诉的罪名：无所作为。

我没能阻止恶魔挑起战争，也没能终止这场龌龊的战争，没能阻挡无辜者或者只犯了轻微罪行的人莫名其妙地死去。我在群魔乱舞中保持沉默，在无辜者的嘶喊中装聋作哑。你一定会问，“无所作为”怎称得上是罪，犯罪难道不是将某种行为付诸实施才成立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容我慢慢写下来。

我现在要说的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战争破坏人类灵魂、杀害无辜者的残忍故事，一个我所见过的人与非人的故事，一个最纯洁者和最堕落者的故事，也是万年前的璀璨穿越黑暗时代黑暗宇

宙而来的故事。

如今我终于明白，世间是多么残忍，人类又是多么容易被摧毁。即使如此，人类的灵魂又是多么光彩耀眼。

我希望你不要问我，世间是否存在恶魔，因为我能很明确地回答你，有的！我看过恶魔，甚至还能让你看到恶魔。但我不会那么做。我也希望你能问我，世间是否存在着希望。我也一样能回答你，有的！我看过充满希望的脸孔，也能让你看到那样的脸孔。

我不知道故事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连是否能好好画下最后的句点，也不确定。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但目的绝不在于想为自己的罪名辩解，或想借此苟且偷生，因为我的灵魂已经得到救赎。这篇文章不是请愿书，更不是辩护词。那些东西不能算文章，只能算是文书罢了。我清楚地知道，文书也能成为置人于死地的凶器。几行字句，就能把一个人送上战场，或关进监狱里。寥寥几个字，就能让某个人的脖子套上绞绳。我不希望这个故事伤害任何人，只希望它能救赎我们的灵魂。不然，这些文字就该被丢入火中销毁。就如很久以前，我曾经如此杀害过无数文字一般。

我写的故事，是关于在福岡监狱相遇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关在铁窗里，另外一个人站在铁窗外守护着他。一名囚犯和一名看守，一位诗人和一位审查官。我就在这狭窄又冷硬的牢房里，回忆他们生前的每一天。又高又坚固的砖墙，阳光灿烂的操场，高大的白杨树的树荫，还有必须得到救赎的赤裸灵魂……

目录

Contents

前言 逝者如萤飞舞 / 2

第一部

- 01 我以旅人而来，又以旅人而去 / 002
- 02 那些事纠结于心，又哗哗流泻而出 / 020
- 03 孤独走在陨星下的伤心背影 / 029
- 04 审讯 / 041
- 05 还有一个男子 / 049
- 06 少年如何成了军人 / 056
- 07 阴谋 / 065
- 08 死亡的重组 / 074
- 09 一架钢琴与敌人 / 090
- 10 就算要死，也要无愧于天 / 107
- 11 文章如何拯救灵魂 / 126
- 12 痛苦啊，远比挚爱的女人还多情 / 141
- 13 风来自何方，又将去向何处 / 153
- 14 走吧，走吧，像被驱赶的人那般离开吧 / 167
- 15 数星星的夜晚 / 192

Contents

第二部

- 16 绝望如何能转化为歌声 / 202
- 17 卫生检疫 / 209
- 18 To be or not to be / 213
- 19 书蠹虫的私生活 / 223
- 20 失踪书籍的吟唱 / 230
- 21 真实不会留下足迹 / 242
- 22 苦闷的男人，幸福的耶稣基督 / 246
- 23 不断沉沦的普罗米修斯 / 264
- 24 我的星星，是否也有春天…… / 279
- 25 我们的爱，说不出口 / 291
- 26 穷苦邻人之名与雅姆、里尔克…… / 306
- 27 过度的考验，过度的疲劳 / 323
- 28 《希伯来奴隶合唱曲》 / 333
- 29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343
- 30 可怕的时间 / 359
- 31 当冬天过去，是否春天也会来到我的星星 / 370
- 32 哀恸的人有福了 / 373
- 33 疯狗的日日夜夜 / 382
- 34 又一行忏悔录 / 399
- 尾声 / 401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kite flying over a beach. The kite is in the upper left, with a long, thin tail trailing down towards the right. The beach is at the bottom, and the sky is the background. The text "第一部" is cente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第一部

01

我以旅人而来，又以旅人而去

铃声大作，尖锐的金属噪音撕裂了清晨的空气。我条件反射般地从看守室硬邦邦的床上跳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囚犯越狱吗？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在我系紧军靴带子之际，长长的走道上所有的日光灯都亮了起来。在刺耳的铃声和吱吱的播放器杂音里，一个焦急的声音响起：“所有看守马上清点牢房内的犯人数目，若有任何异常，即刻报告。三号监舍巡查看守，马上到中央走道入口待命！”

夜班两人一组交替轮值的夜间巡查，从晚上十点准时开始。一一确认走道两旁的牢房，检查上锁装置，整个过程约需要一小时五十分钟，并于十二点，凌晨两点、四点交班轮换。和我一组的杉山都灿是位年过四十的高级看守，也是个仿佛刀刻斧凿的木雕人物。当我结束凌晨两点的巡查工作回到值班室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床沿上，系好绑腿、鞋带，把巡查木棍塞进腰里。他沉默地走出值班室，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如同幽灵一般模糊不清。困倦不堪的眼皮将我带入黑暗梦乡，一个破碎四散的睡梦里。

我拼命睁大困倦的双眼，飞快地朝着通往看守部的中央走道跑去。

红砖高墙的另一头，黑暗中传来犬吠声。监视塔上的探照灯像发着蓝光的刀刃一般，在黑暗里扫射，不时响起警卫急促的喊叫声。狭窄的走道两旁，穿着囚衣的男人个个睡眼惺忪地瞧着铁窗外，眼神里充满了厌烦与愠怒。看守一一打开牢门，清点着囚犯人数。闹哄哄的声音，呼叫囚犯代号的声音，混杂在警铃声里。我仿佛被自己的军靴踏地声所驱赶似的，快步跑了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三号监舍中央走道。那里有一个人，以我从未见过的最吓人的姿态呈现在那里。

仿佛做了一个噩梦，但那不是梦，是让我想逃到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

一楼的中央走道里，黑红色的血迹十分显眼。尚未凝结的血滴呈放射状四溅开来。血是沿着二楼的走道栏杆落下来的。他被吊死在从房顶横梁垂下的粗绳上，被绑在两侧栏杆上的双臂大大地张开。血从他的左胸不断涌出，流过腹部、大腿，沾湿了脚背，在大脚趾尖凝聚后，滴落下来。

脖颈垂落下来的他，正向下俯瞰着我。是杉山都灿！三号监舍的看守，两小时前才和我交班的巡查人员。

我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我从没想过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每天光想着怎么活下去已经很辛苦了。死亡，并不适合仅仅十七岁的年纪。虽然穿着军服，但包裹在军服里面的我，其实只不过是少年而已。然而，我知道，或许我已经被卷进了死亡所形成的旋涡中，正如大船沉没时所产生的巨大旋涡会把一切东西都吸进去一般。因此，我必须好好地看清他的死，就算是出于保护自己也好。

他赤裸的躯体显得很苍白，正逐渐地冷却。惨白的额头、浓密的眉毛、突出的颧骨以及深深陷进去的双颊，使他的鼻梁和锐利的下巴线条突显出来。带着深深阴影的嘴，呈现出不自然的形状。

我掩着口跑向走道的角落，数度干呕后，才擦干潮湿的眼角。几个看守犹豫着，难以决定究竟该尽快收拾这具被吊死在中央走道上的裸尸，还是先放着不动。他们不是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太害怕了。

我把灯光打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唇紧紧闭着，不，应该说是被密密地缝合起来。从下嘴唇往上嘴唇，再从上嘴唇往下嘴唇，有着连续整齐的七个针脚，非常精巧的缝合技术。这是在两小时前，连句“辛苦了”也没跟我说的那张木讷的嘴。这两片嘴唇，每天清早，用一句话就能震慑凶猛如狗的囚犯。现在，这嘴唇已无法发出果断的命令，也不能再肆无忌惮地辱骂囚犯了。我强制给不停打战的身体注入力气，不然，整个身体似乎会像螺丝松了的挂钟一样解体。

看守长的一张脸白得像张纸似的，他结结巴巴地惊慌下令：“快把尸体弄下来，盖上白布，送到医务大楼去。”看守一个个跳了起来，奔上二楼解开绳结。尸体慢慢地降落到地板上，两名看守抬着担架，无声地消失了。“同组交班的巡查人员是谁？”

看守长看着四周，简短地询问。

我靠紧双膝，大声地回复：“渡边由一！今晚的巡查勤务人员。”

看守长眼神锐利地看着我，大声地说着什么，但我耳中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潜入昏沉梦境中的警铃声、外围监视塔的警报声、警犬的吠叫声、酸臭的呕吐味道，以及穿梭在黑暗里的探照灯，纵横交织在一起。在建筑物入口搜寻，想找出犯人侵入和逃走路线的看守，突然跑进来大声报告。

“下了一整夜的雪已积到脚踝上，连一个脚印都没留下，本馆周围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出入的痕迹。”

就算他不说，也知如此。如果是从外部入侵，必定会在室内留下雪融化的水痕或鞋印，但室内完全看不到这类痕迹。那么凶手究竟来自何

处，又消失到哪里去了？一切都很混乱，一切也令人难以置信，仿佛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一位上级看守拍拍我的肩膀，我一下子回过神来。他转达了看守长的命令：“收拾好杉山的遗物，整理一份事件报告上来。”我赶紧跑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

二楼走道栏杆旁边扔着一件黑色的看守服。生前，他连一粒扣子都不曾解开，领圈也不曾松开过，他就是个适合穿制服的人；或许不该说他是个适合穿制服的人，而该说是制服很适合他穿。看守服就是他的皮肤，脱掉看守服的他，什么也不是。

被粗暴脱下的衣服的裤脚和袖管翻了过来，扣子也被扯落。我看了一下看守服上衣左胸处，却没发现钉洞痕迹。凶手先杀害了他，之后脱掉他的衣服，吊起他的脖子，最后才在左胸上刺入铁钉。膝盖处磨损了的裤子被胡乱地散放着，但两侧齐整的缝褶如刀刃般显眼——为了不养成双手不自觉地插进口袋里的习惯，他特地缝合了袋口，细密的针脚也反映出他一丝不苟的性格。

我把手伸进老旧的看守服口袋里，这是他心脏的位置，两小时前心脏还在不停地跳动着。仿佛将手伸入温暖鸟巢的少年一般，我颤抖着。指尖触摸到如雏鸟绒毛似的东西，是张横折后又竖折的四方形白纸，这就是他身上唯一的物品。如果这是他生前所珍视之物，那必然也和他的死亡有关。摊开白纸，端正的字体出现在眼前。挤成一团像个小村庄似的文字，私密地低语着：

晚安

我以旅人而来，又以旅人而去，

你如五月美丽的春花向我迎来。
如今世间沉浸在悲伤里，
我所踏足之路，也为白雪所覆盖。

我不知道，离别何时到来，
黝黝的黑暗里，我得找到路离开。
我孤独的同伴，只有冰冷的月影，
跟随着印在覆雪草原上的野兽足迹，离去。

即使无所事事在此留恋，也只会被人推上一把，
迷路的狗群，在你的家门前吠叫。
爱，就是漂泊，
如果说，那是神的旨意，我也只能再度离去。
睡吧，我的爱！

不想扰你的梦，也不愿惊了你的眠，
放轻脚步，悄悄地，悄悄地，关上门。
在你的门楣上留下一句问候，“晚安！”
你会看到我对你的爱。

潦草的笔迹，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渗出深深的爱意，以及……
悲伤和绝望，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一个悲伤的男人独行在皑皑白雪夜路上的
背影。我仔细观察每个字，笔端停留处，带点犹豫似的晕开墨痕，潦
草的笔画和快慢不一的笔触，用力或无力的小小线条的变化……我血管

里的血，停止了流动。

这首谜一样的诗，是他自己作的吗？还是单纯地抄写某个人的诗？如果说这笔迹不是他的，难道会是某个人故意将字条放在他的口袋里吗？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在他的暗袋里放入这样的诗？

*

在言及杉山都灿的死之前，似乎应该先说说他这个人才对。我在三个月前来到这座监狱，和他一样成为监狱看守。他是三号监舍看守，我则属于四号监舍。我是在四天前才调到三号监舍的。才调来不过四天，就碰上了杀人事件，倒霉！对于他生前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或许该说，一无所知。他不是死后才成为幽灵，而是还活着就如同幽灵一般。

即使如此，他这个人也不是毫无可言的。相处的四天时间，我眼中所看到的他，如破碎的马赛克瓷砖一般浮现在我脑海里。一想到他，就会联想起监狱的中央走道。日光灯下一个穿着土黄色看守服的男子，手里拿着囚犯的名单，踏着规律的步伐，在走道上来来回回走动。囚犯全都压低了声音，从狭窄的铁窗内侧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脸庞如石膏像般没有温度；他的双唇如忘了密语的阿里巴巴洞穴再也不会开启，偶尔才有缺乏抑扬顿挫的沙哑嗓音从干燥的双唇间流泻出来。即使无须用力或大声说话，他也知道如何以低沉的声音来震慑对方。

刮理干净的下巴，仿佛闪着钝钝的青铜色，中间断裂错开的鼻骨，使他的鼻梁向右侧歪斜。看守曾经热烈地讨论过，究竟是什么人打断了他的鼻梁骨。是传说中使左手的黑道分子？还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身高两米的苏联军人……还有人猜测，不是人为的，而是被落在旁边爆炸开来的炮弹碎片或苏军步枪的枪托击打造成的。然而，没有一个人能为他断

裂的鼻子找出正确的答案。

他的眼睛，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我没看过他眨眼，也没看过他的眉毛上扬，更没见过他流眼泪。他的眼睛如同一个空荡荡的洞穴，压低的看守帽檐阴影将他的眼睛藏进了黑暗里。如果说眼睛是灵魂之窗，那么，他紧紧闭上了自己的窗。从眼睛下方一直延伸到嘴唇的泛红疤痕，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没有多少人知道疤痕从哪里开始，或许向上穿过了他的眼睛，延伸到额头说不定。他的皮肤如海蜃皮一样透明，使得他的眼睛黑沉沉的有如一窟洞穴。

他是守卫福冈三号监舍的幽灵，来去于中央走道和牢房之间，出现在他该出现的地方，做着 he 该做的事情。他的得当和纯熟使得这里从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有关他的传闻，由三号监舍向外传遍了整座监狱。不只是看守，连囚犯也一样；不只是朝鲜人，连日本人也耳闻他的大名。所有人都害怕他的名号，但也同样轻视这个名字。我无意将传闻夸张成事实，只是觉得，如果有必要说说这个人，那就提一提相关传闻也好。

杉山都灿被分配到福冈监狱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典狱长曾经期望，这名满洲战场上的英雄能在脏乱的监狱里唤起大家真正的军人精神。所有看守动用起所有的情报网，暗地里调查这个不明人物，然而大家能打听到的消息并不多。毫无根据的传闻和无谓的猜测，一一附着在他独特的行为举止上，便成了真真假假的故事。有关他的第一个传闻，便是诺门坎战役。

听说，他曾经是驻屯于满洲的关东军二十三师团六十四连队的伍长。他看到了很多不知为何而战、为何而死，却不断死去的同胞。面对蒙古与苏联的联合部队动用的高射炮、装甲车、骑兵等武力，他带领的中队